

知识与生活丛书



螳螂拳史演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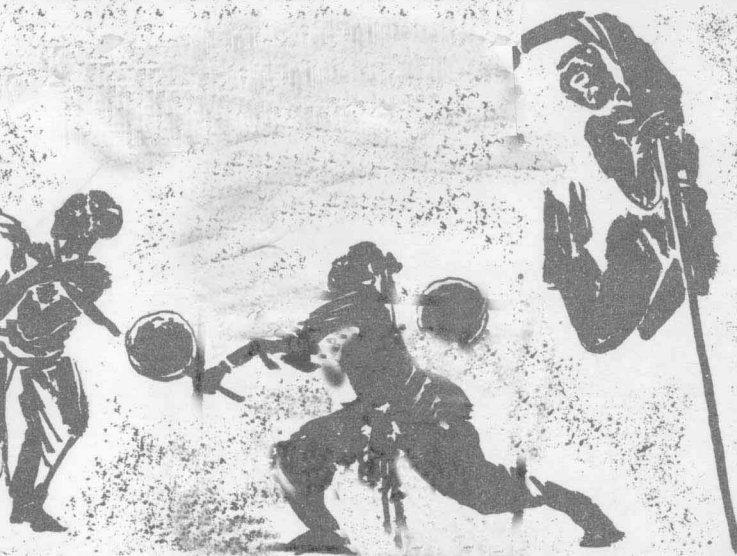
王郎传奇

云鹤洞客

螳螂拳史演义

王郎传奇

云鹤洞客 藏书



山东文艺出版社

《知识与生活》丛书
螳螂拳史演义
王 郎 传 奇
(下卷)
云鹤涧客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375印张 2插页 204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0

书号10195·261 定价1.75元

目 录

第三十三回	乔扮装 隐奇侠	恶徒连施计 佣工两救主	1
第三十四回	有情人 怪老者	欲倾有情意 偏作怪癖行	14
第三十五回	困王郎 戏郑老	蛟鳌兴风浪 奇士解诬冤	31
第三十六回	入奇山 授拳理	古洞遇高人 王郎得新技	43
第三十七回	假进香 暗行刺	覬探空明寺 被擒子午峰	60
第三十八回	告密状 挥禅杖	恶霸结赃官 高僧战捕快	72
第三十九回	杀赃官 除两霸	县衙惊悬首 午夜试霜刀	83
第四十回	恶管家 义高僧	诡谋兴大狱 投案解诬攀	94
第四十一回	探故主 劫囚车	重叙侠义情 大战车厢峡	107
第四十二回	惊剑法	府弁识同门	117

	走山祠	群英夜聚会	
第四十三回	探府衙	侠女警赃官	128
	投名师	骄娃再学艺	
第四十四回	五台山	高僧迷假相	139
	千翠崖	净月授真功	
第四十五回	死中途	王华遭报复	150
	伤同类	小玉妄施招	
第四十六回	王文成	巧对狡荡女	163
	净月尼	仁释背恩徒	
第四十七回	谈佛法	净月阐因缘	176
	发仁心	王郎遭豪霸	
第四十八回	晁百万	设筵施毒计	188
	王文成	绝艺胜群狼	
第四十九回	识李春	指点獾头劲	200
	访妙海	初登豹子岩	
第五十回	豹子岩	高师谈奥理	213
	龙门麓	刘老托孤孙	
第五十一回	勇高仇	痴心倾积愆	225
	俊秋菊	避世遁空门	
第五十二回	晁阎王	募勇固原州	237
	莽兄妹	寻殴淳化县	
第五十三回	披诚心	冯彪感大义	252
	断丝发	秋菊脱红尘	
第五十四回	巧邂逅	两女诉衷情	266

	好姻缘	双侠配伉偶	
第五十五回	丧尊亲	悲风生静树	278
	飞祸难	除夜战凶魔	
第五十六回	贤县令	罢官受绝技	290
	恶教师	谄主荐黄冠	
第五十七回	全道人	登门空败阵	301
	庄巡按	受贿设毒谋	
第五十八回	晁家沟	巨魅伏天刑	311
	东海滨	王郎终豹隐	

第三十三回 乔扮装 恶徒连施计 隐奇侠 佣工两救主

却说吴小玉和王郎比武失败，向花蝴蝶等递个眼色，四人掉头便走。她刚出中庭，忽听身后一声风响，急一回头，只见一把飞刀穿来。吴小玉一扬手接住飞刀，向飞来处一看，这才看清了墙下有一通红酒糟鼻子的黑大个，原来方才趴在墙头嚷的就是他！吴小玉冷冷地一笑，说：“好个令人噁心的淫棍！小娘早已看穿了你这个落井下石的龟曾孙，今日此时此地小娘权且饶过你，记着，早晚会取你的狗命！”她望了望，一棵柳树枝头正有一只蝉儿在鸣叫，又把手一扬，飞出的短刀，正好插入那树杈上，把正叫着的秋蝉截为两段。她头也不回，扬长而去。王郎这时已赶出屏门来，向墙外那人深深一揖，说道：“感荷义士相助，请到厅上一叙。”王郎细看此人，高高身个，五大三粗，黑紫脸膛，满面疙疙瘩瘩，绕腮的黑胡茬，赤红的蒜头鼻。头戴一顶蓝缎方巾，身穿一袭蓝潞绸长衫，可把前后襟都掖起盘在腰间，扎着一条蓝绸腰带，左胯上持着一把皮鞘的单刀，足登一双薄底黑缎快靴，穿着颇为阔气，不象惯走江湖之辈。此人见王郎施礼，连忙放下了衣襟，一个长揖到地，连答道：“不敢，不敢，今日得

拜见王师，三生有幸。”说罢哈哈一笑，两道短浓眉下的一双铃铛眼眯成了一道缝。王郎忙向前厅相让，两人一前一后进入厅堂。

王郎把那人让到上座，复又一揖，道：“请问义士尊姓台甫？宝乡何处？承错爱相助，令文成感激无涯。”那人凸出的龙眼珠一转，心想，“我如露出真名实姓，必招他疑心”。于是拱手答道：“敝姓汪，草名华祖，韩城人氏。因久仰大名，特来相助，借以识荆。”王郎连连道谢，口称不敢当，又一揖问道：“请问义士，尊驾何以识出那少年竟是吴小玉？”只见那人红红的酒糟鼻子上微微渗出汗珠，黑紫脸膛的横肉丝纹颤跳了几下，这才气忿忿地说：“这个淫贱货，在山陕交界的府县里，哪个不识，谁个不晓！她可称得起是臊名远扬的！水性杨花，朝张暮李，无耻已极。前年，她打听得我广有资产，武艺上也有些名气，居然来韩城相缠。我堂中有娇妻美妾，哪能看中她这般货！被我逐出，我如何不认得她！今天我又揭了她的底，让她恼羞交加，以恶语相诋，可恨可鄙！”王郎听着，心中在想：此君言谈如何如此粗鄙轻薄？又一转想：江湖人等庞杂，受习俗所染难免，既蒙其仗义来助，岂可过于挑剔，只当以诚相待。听完，连道：“想她少年气盛，不肯服人，争强好胜，度量狭窄，也是有的。”那人又瞪起铃铛眼，道：“这个贱货，岂止是度量狭窄！她凭着生就的一副好脸蛋儿，目空一切，欢喜时就招蜂引蝶，一变脸就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这次她带同三个姘头，乔装到陕西来，我一眼就认出她，知道她必定是又要做什么坏事，就暗

地严加监视，果然是要来加害王师。我看她胜不过王师，只在旁觑着，否则早拔刀相助了！王师大仁大量，轻轻将她放过，可她向来是反恩为仇，不会善罢甘休的。”说着，还兀自坐在那喘着粗气。

王郎见此人竟如此义愤，忙道：“总是在下德薄，尚不足以感人。义士嫉恶如仇，高风相照，文成当铭之五内。可念此女颇有武功功底，但望其能走向正道。”那人依然愤愤地说：“这个不知上进的贱货如能归正果，连猫儿也不像腥味儿了！”王郎听他俗鄙之言不绝，不好再搭腔，只吩咐家人赶紧撤去方才的残肴剩酒，重新摆上精馐，招呼高仇相陪，浅斟低酌继续不表。

凡是武林朋友来访的，王郎总要竭诚款待，殷勤相留，更何况此人又是仗义相助来见的呢。王郎日日相陪，朝夕共处。这位汪华祖也不客气，居然就住了二十几天，言谈之间，只是对王郎、秀英百般恭维奉承。秀英已是听得很是厌烦，王郎也在想，此君为何有恁的一套近于谄谀的本领？虽人各有长短，但与武林侠义之行极不相称。高仇则早已厌恶了，除吃饭时勉强陪伴外，其他时间则尽躲到一边，自去潜心练武。只有王郎夫妇指定服侍他的一个女佣李婆婆，能体会主人好客的心意，每天洒扫、茶点，把他照顾得十分周全。

一日晚上，王郎陪同这人在客厅谈论武林轶事，茶童献上了两杯清茶。王郎刚刚端起茶杯，突然从门外弹来一个纸团，纸团竟象是弹丸脱弓般，倏地正落在茶杯的托盘里。王

郎一怔，展开纸团，上写着四个小字：“此茶有毒。”王郎当即将纸团一揉，放在桌上，沉思不语，暗想：是何人放毒？又是何人弹来纸团，而竟弹得这般快速、准确？此绝非俗手，甚是蹊跷。那个汪华祖当即瞪起铃铛眼，问道：“怎的个纸团？王师为何不语？”王郎道：“道是此茶有毒，不可饮用！”那人甚是吃惊，“哎呀”了一声，说：“毒从何来？怪事，怪事！”王郎道：“在下所沉思者即在此。此茶乃灶下童仆所烧，何人得而投毒？纸团又是何人弹来？甚令人不解。”那人摆着头，连晃带点，又忿忿地说：“贵府佣人甚多，想良莠不齐，难免有背主忘恩之辈，刁仆害主，也是有的。明日不妨把几个刁钻的捆起来拷问一番，一定可讯出究竟。”王郎皱眉道：“在下与诸佣仆诚恩相结，自信均可推心置腹。此必系外来歹徒所为。”那汪华祖一拍桌子，大声道：“王师艺强德高，为武林中豪杰所钦敬，是哪些败类，竟至这般伤天害理！如犯在我的手中，必将他碎尸万段。”王郎谦恭答道：“义士古道热肠，甚是可感！在下德薄，久为人所忌，自应一方修德，潜消人怨；一方戒备，藉以保身。冤仇宜解不宜结。”两人正谈间，忽听院里有人挣扎的声音。王郎矍然起立，跳到廊下。那汪华祖面现慌张之色，也随着出来。两人张望着，可院中已寂然无人。王郎迟疑中，忽又一小纸条，轻飘飘地飞落在面前。王郎拾起凑到灯下一看，上面写着：“投毒者已缚于东厢。”几个字。笔迹清秀，正和那小纸团上的是一个人手迹。王郎看着，心下未免思忖，此是何处异人来助？可称绝技！那汪华祖一看，黑紫脸膛顿时变

得煞白，酒糟鼻子越显得发紫。王郎却未留心这些，急向东厢房奔去。

王郎一进东厢屋门，就见到一个尖嘴猴腮的人，四肢反背被捆绑着扔在地上，嘴里塞满了棉花。王郎给他掏出棉花，喝问：“你是什么人？何人指使你来投毒？”那人摇了摇头，闭目不语。王郎连问三声，他连眼也不睁了。王郎气极，一脚踢去，他哎哟一声，“哇”地吐了一口血，呻吟不已。王郎又喝道：“说不说？不说自找苦吃！”说着，又晃了晃拳头。这人才颤声说：“莫打，莫打……我说，我……”王郎喝问：“你叫什么名字？谁差使你来投毒？”那人颤声说：“小的姓孙，叫孙……小仁，是王华骗我来的。”王郎继问：“哪个王华？”那人道：“就是蒲城的武解元王华。他骗我说，投毒是京城里李正卿的意旨，事成必有重赏。”王郎问：“王华现在哪里？你可作证？”那人又闭上眼睛不语。这次王郎却没踢他，用手摇了摇他，说：“我不指你作证就是。”那人才啜嚅着说：“他就是你的座上客，自称叫汪华祖的那个人。”王郎一听，气得两眼冒火。就是这个太监的干曾孙、蒲城的大恶霸土豪要来谋害自己，可还乔装改名，诡称前来相助。自己竟一时被他蒙骗，几乎被他毒丧性命！王郎掉头急回客厅来抓王华，可哪里还有王华踪影。这时，秀英、秋菊、高仇也闻声而来。王郎顿足道：“早就看出此人处心不正，当初只以为江湖朋友，为坏风气所染，未可苛求，谁知竟是如此鄙下的贼子！他既然相嫉，又能狐假虎威，以后倒要提防才是。”秀英道：“常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

不知心。’你以后看人也不要过于厚道了，‘君子可以欺以方’嘛！”高仇恨道：“早就看到他那谄谀的言行，必非善类。他既是蒲城人，我倒要前去一访，给予惩罚。”王郎摇摇手，说：“我们倒不必急于报复，此人目前正趋炎附势，出尽丑态，但冰山一倒，自有他的结果。”

这时，他们方想到再去审问那投毒者，可进屋一看，三人都愣住了。原来那投毒者，在门框边楞上磨断绳索，已逃脱了。王郎、秀英齐说：“真真便宜了两个歹徒！”

原来那自称孙小仁的，就是孙强。他趁王郎回客厅之机，急磨断绳索，摸黑溜到后园，越墙逃去。连夜跑了四十几里，到了天亮，才踉踉跄跄地跑到家。他一进门，却见王华已先到了。孙强满头大汗，大喘着气还未来及说话，王华迎着，道：“谢天谢地！贤弟脱险归来，为愚兄受苦了！”孙强说：“我们乃结拜弟兄，兄台为弟挥金如土，理应効命！”王华道：“昨夜是个机会，赵秀英那婆娘带着高仇那小子和秋菊丫头在拳房练武，只我缠着王郎这厮在客厅谈话，是何人竟将贤弟捉住，办得这般利落！”孙强道：“我乘茶童不备，投放了毒药，远看着茶童送了进去，我便隐藏在阴蔽处，等候你在客厅的消息。谁知冷不防有人从后面把我扳倒，夺去了单刀。把我反绑起来，她又用单刀挑了一大团棉花塞到我嘴里，哪里出得了声。我一看原来是个老太婆。力气之大，使我难以挣脱。捆缚后将我提到东厢房，她就走了。”说到这里，孙强眼珠转了转，眨了眨眼，继续编造着说：“我见她

出去了，竭力要挣断绳子，恰在这时王郎那厮来了，伸手就要提起我来。我猛劲将绳索挣断，趁他不防，飞身逃脱。”王华听了，想起弹纸团，飞纸片的也必是这个老太婆，沉吟着道：“贤弟的武艺也非一般，如何一个老太婆就能把你扳倒夺刀，塞口捆缚？这可是个十分了得的人物！”孙强问道：“王郎家里还有谁有此高艺？可惜我们预先没探听好！”王华摇摇头，说：“王郎家只有赵秀英、秋菊、高仇，别不会有人。兴许此老太婆是王郎过路的师友，恰巧被你碰上。贤弟为愚兄受险、受委屈了。”孙强一拍胸膛，说：“解元哥哥说的哪里话！为朋友还要两肋插刀，决不反悔呢，何况是为哥哥救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后还要为哥哥效命！”王华高兴得把大拇指一竖，说：“真够生死弟兄，来年我会试高中，武榜题名，一定要与贤弟有福同享，有马同骑！”说完，又掏出银两，孙强出去打酒买肉，酒足饭饱，再盘算着怎样害掉王郎。

一日，王华对孙强说：“此次举动虽未成功，但我在王郎这厮家里住了这些天，却摸清了他家前后院落和上下人等；也约略摸到了王郎、秀英那婆娘和秋菊、高仇的功底，以及他们练功、歇息、饮食起居的时刻。这三桩，都是为我们做第二步打算不可少的。”孙强赶紧接话道：“我说哥哥是大才大略嘛，一定会有锦囊妙计，不知哥哥怎样筹划的第二步打算？”王华道：“王郎等四人的武艺都不同一般。哥哥我这两年的功夫是用在武场的举重、射箭、舞刀上，拳脚却生疏了。现在和他不能明斗，只有以智取之。”于是把如何如何

害掉王郎夫妇的打算，低声叙说了。孙强喜得跳起来，道：“妙极！妙极！既不费什么手脚，又不担什么风险，准可成功！”王华说：“只是还要找几位朋友，共成此事。”孙强说：“有！有！小弟也有几个知交，一个叫王世宽，一个叫陈金宗，一个叫刘炳焕，一个叫王武，都练得一身好拳棒。他们有的当过看家护院的，有的曾在镖局混过饭吃，现都闲在家里。农活做不来，又贪酒肉，哪里弄得银来？哥哥肯用到他们，只要肉吃到嘴里，黄汤子灌到肚里，还怕他不象狗一样去逮兔子！”王华道：“好！好！贤弟可速把他们找来，我也可和他们结拜为弟兄。”孙强“哟”了一声，说：“那哥哥太屈身分了！那年小弟和你结拜，哥哥还不过是武秀才，小弟已是胆大高攀，哥哥也甚为屈尊了。如今哥哥已是解元老爷，和县太爷、府太爷都平起平坐，如何能与他们作揖拱手！”王华听着甚是得意，眯缝着铃铛眼，微笑道：“贤弟有所不知，自古做大事、成大业的大英雄，是不计较这些的。你没听说过《精忠岳王传》？那岳飞爷爷和部下都结拜为弟兄呢！”孙强连忙谄笑着，说：“哥哥文武双全，有恁多的学问，又不拿大，将来得中武状元，掌兵权，怕不升到兵马大元帅！”

果然，王华、孙强会了王武等四人，摆了酒席，痛饮谈心。几杯酒下肚，孙强兴致大发，鼓起了猴腮，对四人吹嘘说：“你们可领会到我这位解元哥哥的慷慨义气！这真是如今的‘小孟尝’、‘岳王爷’！他不但文武全才，家大业大，肝胆义气，广交江湖朋友；还是当朝李正卿的义子，九千岁魏公公的义曾孙。你们可知道？魏公公简直是万岁爷的替身，

杀个总督如同宰个小鸡般容易。满朝文武，谁不争着愿做个义孙、义曾孙？魏公公还不肯收哩！可我这解元哥哥和李正卿胜过亲生父子，在魏公公那里早已记上了名。明年怕不稳捞个武状元，后年最小也要封个挂印总兵官！”那王武等四人不知魏公公是个什么官，可知道三边总督是陕甘最高的官儿。每次过境，他的亲兵、仪仗、旗、牌、伞、扇，中军校尉能排两三里地长，可真够瞧的！魏公公杀他象宰只小鸡，那魏公公该比天神还厉害了！四人听着，啧啧赞赏。王华听了，仰起头来，油光的紫黑脸上肥肉纹闪动着，露出一丝狞笑，又不断点着头，说：“孙强贤弟说的极是。我现在正招揽各路豪杰，以备他日之用。这也是我义父李正卿所传来的魏公公的旨意。”王华说到这里，站起来向北一揖到地，恭恭敬敬地说：“恕孩儿、孙儿不叩头了！”孙强等五人见王华一提到李正卿、魏公公，就恁般有礼，也都不禁肃然起敬。那王华向他们道：“你们是草莽英雄，不懂朝廷礼法，不知者不罪。我如在县太爷、府太爷那里，一提魏公公，我站起来作揖，他们就会忙不迭的跪倒磕头！”孙强等人听了，越发觉得这位解元老爷身价之高。

此时，王华给五人又各斟满了酒，才扯到正题，说：“我今天与兄弟们相会，真是前生有缘，一见如故。我年长几岁，愿和你们结为异姓兄弟，想你们不会嫌弃吧？”王武四人一听，喜出望外，一个个乐哈哈的，连道：“解元老爷哥哥肯屈尊见爱，小的们可攀上高枝了。”一个个心想：当朝的一、二品的大官儿，都拜请魏公公认为义孙。我们如和这

位解元老爷结为义兄弟，不但和解元这样的大乡绅称兄道弟，还可成了拐弯的魏公公的义曾孙，那可够神气的！孙强这时又眉飞色舞，向四人道：“我这解元哥哥大仁大义，早就和我结为兄弟。我这两年，不知用了他多少银子。现在，咱再来个六人结拜，请解元哥哥多提携则个！”

酒足饭饱，孙强撤去盘碗，又摆上香案，六人一齐磕了头，又说了些“虽不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之类的盟誓。磕完头起来，孙强先斟满了六杯酒，又把左臂袒出，拔出佩刀，“哧”地一声，在左臂上割开一道血口，立时血流如注。孙强将血滴到每只酒杯里，然后举起酒杯，大声道：“我六人共饮此血酒，结为异姓兄弟，如不为解元哥哥救命，天诛地灭！”说完，一仰脖饮下。王华没料到孙强玩了这么一招，心想，几天来的银子、酒肉却没白费。王武等四人虽舍不得割肉，可血酒是要喝的。于是五人也一齐举杯，一饮而尽。六人叙齿，王华是大哥，孙强老二，依次是王武、王世宽、陈金宗、刘炳焕。

结盟之后，孙强才向四人说了除掉王郎的打算。因为要保住解元哥哥在陕西武坛盟主的地位，非杀掉王郎不可；要镇住不尊李正卿和魏公公的人，也得要先杀掉王郎。四人一听要去杀王郎，自知远不是王郎的敌手，不禁身出冷汗，沉思不语。孙强看出了他们的心思，赶紧又接着说：“兄弟们莫要多虑，此事解元哥哥早给筹计好了。不是明斗，而是暗取。王郎夫妇每晚在后院练武。我们选在月明之夜，伏在墙头，两人射一个，先射王郎和赵秀英，弩箭连发，不愁射不

中。他俩一死，大功告成。不担风险，不用争斗，箭到功成，归来重赏。”孙强说完，四人果认为是好计，齐声愿意效命。

王武四人依计而行，先于晚间到王府后园墙窥探了地点，摸准了发箭的角度。这样一连窥觑伺探了三个晚上，王家似乎毫无发觉，他们才定好了下手日期。这天黄昏，王华、孙强备了大鱼大肉，每人只用一杯酒送行，说功成归来，再盛筵痛饮三天。

王武等摸黑进了王家堰，到了王郎家后园墙外，望望墙内灯笼高挂，与明月争光。他们悄悄趴在墙头张望，只见王郎、秀英、秋菊、高仇各舞拳脚、刀剑、龙腾虎跃，练得正在起劲。王武、王世宽瞄准了王郎；除金忠、刘炳焕瞄准了秀英；正要张弩发箭。忽然，四人向后一仰，“啊”的一声怪叫，同时跌倒墙下。四人爬起，透着月光一看，十步以外有一老太婆站在那里。他们怒嚎一声，一齐扑去。那老婆婆既不退也不进，只把右掌伸出，朝着四人划一弧圈，又向右边轻轻一甩，四人觉得如一股气流冲来，跟着就向左边一头栽倒。他们起身再要扑去，这老婆婆又伸右掌划一弧圈，然后向前一推，这四人胸前如同受到锤击，朝后咚、咚、咚退了几步，一屁股坐到地上，把尾巴骨跌得锥刺般疼。四人知道老太婆的厉害，却不知她练的是哪门功夫。王武坐在地上不敢再动，只那王世宽还要再试下深浅，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朝老太婆“饿虎扑食”而来。当离老婆婆只剩步把远时，她用四个指头轻轻一指，王世宽又“扑咚”一声摔在地上，跌了个